

地狱之火

花山科幻文库

DI YU ZHI HUO

查羽龙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花山科幻文库



地狱之火

DI YU, ZHI HUO

吉羽龙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狱之火/查羽龙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

(花山科幻文库)

ISBN 7-80673-387-6

I. 地... II. 查... III. 科学幻想小说 — 中国 — 当
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4334 号

书 作	名 者	地狱之火 查羽龙
--------	--------	-------------

责任编辑	康董康
------	-----

美术编辑	许宝坤
------	-----

封面设计	乔剑 肖意
------	-------

内文设计	路凤祯
------	-----

封面画	乔剑 肖意
-----	-------

插图	邓磊
----	----

责任校对	齐欣
------	----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	--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	---

E - mail	hswycbs@heinfo.net
----------	--------------------

印刷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胶印厂
----	-------------

经销	新华书店
----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

字数	141 千字
----	--------

印张	6.875
----	-------

印数	1-5000
----	--------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	-----------------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号	ISBN 7-80673-387-6/I·219
----	--------------------------

定价	10.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奇想序曲/1

一、惊魂/12

二、红色警报/25

三、布伦格尔山谷的威胁/39

四、花烛/58

五、穿山甲一号/76

六、方船计划/102

七、绝地/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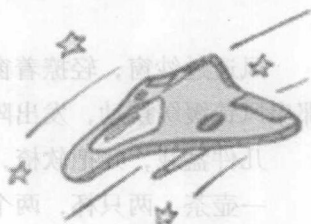
八、世间真情/140

九、在无畏中诞生/161

十、永远的家園/181

尾 声/205

奇想序曲



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地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地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凡地上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耶和華聞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穡、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圣经·创世记》——

太阳一如既往地高照着，投下灿烂的金色光芒。
风，从海滩那边徐徐拂过来。



空气清新得足以拨动每个人的神经。

“红色生命”实验站就坐落在这种清新之中，坐落在蓝圣地最突出的一块海角上。

这里也许该算是长城基地最先感受大海气息的地方。

风透过纱窗，轻撩着窗边垂挂的帘幕，也引得休息室里那串风铃缓缓摆动，发出阵阵温和柔美的“丁丁”声。

几件盆栽，几把软椅，一条长长的茶几。

一壶茶，两只杯，两个人。

简洁，有时便是完美。

年轻人斜靠在软椅里面，面庞中流露的，是飞扬跳脱的神情。

他用双手捧住茶杯，一边轻啜，一边用一种很特别的眼光注视着茶几对面的老人。

老人是端坐在软椅中的。他的年纪看起来的确够高，以至于脸上密密地布满着刀斫斧砍般的皱纹，须发是白色的，白得如霜，如雪……

花镜后面的眼神显得极度专注。一本厚厚的精装书打开，平放在老人的膝上。老人就这样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已经这样看了很久。

而那本书的名字叫做：

——《圣经》。

所以年轻人才会感到好奇，所以他才会一直用那样的眼光注视老人，也同样注视了很久。

但最终他还是忍不住要问：

“老师，您难道信教？”

老人没有抬头，他的头只轻轻地摇了摇：“看《圣经》的人并不一定要信教的。”

“不过，您看书的样子实在是太专心了，让人怎么也难相信是在消遣。”

“喔。”老人应了一声，“这本来就不是在消遣。”

年轻人愣了一下：“不是消遣？我不太懂。您知道么，您现在的样子看上去已经很像……很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了。”

“有可能的。”老人扶了扶鼻梁上的花镜，“你知道为什么很像？……因为虔诚的教徒都相信《圣经》里的话是真的，而碰巧我也觉得这里面有些东西可能的确会是真的。”

年轻人的眼光一下子由好奇变成了迷惑：“不会吧。相信《圣经》？这……这好像和您生物学家的身份不大相称吧。”

“你错了。我所说的相信《圣经》，和教徒相信《圣经》怕是两回事。”老人抬起头来，“这里面有个区别。教徒相信《圣经》，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而我所说的相信《圣经》，是因为《圣经》里很可能隐藏了一些秘密，一些足以让我们的研究另辟蹊径的秘密。”

“秘密？您是说在《圣经》里？什么秘密？”

“关于‘物种起源’。”

“物种起源？”

“《圣经》？”

“开玩笑？”

老人的脸色无论怎样看都是绝对的一本正经。



不是玩笑？

于是年轻人似乎愈发的不解：“老师，您能不能告诉我，您到底发现了什么？”

“现在还不好说，暂时不过是在《圣经》里看到了一些淡淡的、支离破碎的痕迹，远谈不上发现。”

“那您至少该告诉我，您怎么会觉得《圣经》里隐藏着秘密？”

老人慢慢摘下花镜，把合起来的书本放到茶几上：“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这岂不是早有定论的东西。‘进化论’的传统观点到现在不是仍然稳固得很？”

“‘进化论’对宇宙里的物种整体而言，也许确是很科学的，不过单单对地球上某种生命来讲，我怀疑这里面很可能有例外。”

“例外？您指什么？”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进化论’在一些实际问题上还是有疑点的，比如说地球上的人类。按照变异演进、竞争淘汰的方式，人类本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至少不该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听不大明白。

“人和这个环境里的其他物种比较起来，生理上的适应力和生存上的竞争力都逊色太多。就拿与人最相近的哺乳动物说，多数哺乳动物在繁殖过程中，怀胎仅需三四个月，一胎多仔的情况很常见；幼仔从母体中生出来几天，甚至几小





时后就能行走、奔跑，躲避敌兽侵害；进而在不长的时间里学会觅食，具备完全独立的生存能力。而人类正常怀胎长达280天，基本上是一胎一仔，同时新生儿从出生到具备独立生存能力通常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至于像长距离奔跑、攀缘、凫水、搏斗等其他能力，也远较一些猛兽为差。这种情况下，人类能够像现在这样繁荣发展，只能归于一个原因，就是人类拥有比其他动物高得多的智慧。但从传统观点上考虑，人的智慧并不是起初就很高，而是在演进过程中慢慢发展出来的。这就有了问题，如果人类没有了像现在这样的高等智慧，人类需要靠什么去竞争生存？靠什么去繁荣发展？把这样的人和老虎关在一个圈子里，最后能跑出来的肯定是老虎。可现在的情况却是人类已极度繁盛，而老虎反倒濒临灭绝了，这根本是难以想象的。”

年轻人的嘴闭上了，他的手一直在搔头。这或许是大多数人在这种离奇的怪论下会做的动作。

老人笑了笑，端起茶杯：“传统观点里还有一个问题我认为也值得推敲，就是‘变异’。传统观点提出‘变异’会造就出更适合生存环境的先进物种，这对人类的发展历程恐怕说服力并不太强。从对人类自身的研究看，引发‘变异’的最常见原因是近亲生育，不过‘变异’的结果如何，人们已经眼见为实了。”

他停住话头，吹了吹茶杯里的茶叶末，抿了一口，又道：“倒是传统观点中有关人类早期群居生活的说法与这种‘变异’的发生颇为吻合。只是根据以往的实验数据，基本可以肯定，这种近亲生育导致的‘变异’，在更大程度上是



暴露了遗传基因中的缺陷，实际结果也该是‘退化’，而不该是‘进化’了。”

这是事实吗？

老人的结论：“所以不能不作这样一种设想，就是‘人类的智慧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逐级演进的’。除非这样，人类才会凭借这种能弥补一切不足的绝对高级的能力，去战胜生存竞争中所有对手，得到繁荣发展。”

“您的意思难道是说‘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人而不是猿，人类从一开始就拥有与现代人一样的高等智慧’？”

“甚至会比现代的人更高。”

如果真的这样，是不是就有大问题了？

“这不可能吧。如果这样，如果远古的人类真的具备比我们更高明的智慧，那些考古得来的证据又怎么会显得那么的原始。”

这的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怎么解释？

“这也许正是我所希望能得到解答的。”老人很缓慢地回答。

年轻人脸上飞扬的神采已渐渐收起。他在想。他想不通。然后他就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可这……老师，这与《圣经》又有什么关系？”

“有的。”老人轻轻拍拍茶几上的书本，“就像我刚才说的，这里面有许多淡淡的、支离破碎的痕迹，这些痕迹里所说的，也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神学道理。”

“您还没有告诉我，您从里面已经看到了什么？”年轻人



再度追问。

“这个世界很可能真的存在被绝灭了的高度文明。”老人随手翻开书本最初的几页，读出来，“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地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地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凡地上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穡、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您怀疑这世界上确实有过挪亚方舟？”

“《圣经》里提到的很多事情都难以用我们知道的历史去解释。倒不是说挪亚方舟一定有此事，不过细细研读过这一段之后，我觉得这里面有些内容实在非常蹊跷。”

“《圣经》这一段我也是看过的，好像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妥么。”

“那大概是因为有些值得怀疑的内容并没有能引起你的注意而已。这段内容里有件事情就挺奇怪。”老人翻动着书页，继续读，“上帝告诉挪亚，地上凡洁净的畜类，要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要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七公七母，一同带入方舟……”

“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呵？”

“没错。这段话表面看上去的确很普通。不过深究起来，其实这里提到的洁净畜类生存竞争的能力普遍较弱，另外在



繁衍过程中也较容易产生变异，而不洁净畜类则大多相反。我曾经专门为此请教过遗传学和数理统计的专家，洁净的畜类，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七公七母……这样的形式竟然就是保证物种平衡繁衍的最低配比。也就是说，如果地球上真的出现像大洪水那种世界性生命灭绝灾难，同时又真的只能用挪亚方舟这么有限的空间去尽可能多地保存物种的话，这个配比将是最佳方案。关键值得琢磨的是，以我们现代人所掌握的高科技，所拥有的高度智慧，也还是等到十几年前的时候才能够准确计算出这种配比方案。那么，在《圣经》开始流传的年代，人们又是怎么得到这样精确的配比数字的？是不是很应该问一问？除非在那之前的人类曾经有过与现在相同，甚至更高的文明。”

年轻人的嘴在微微张大：“……可是，老师，难道不会是简单的巧合？”

“当然会是，但也很可能不是。你不觉得现在世界上传统观点解释不了的谜题实在太多了么。如果一味地把这些东西归于巧合，多少有些不负责任吧。”

“这是否是现实？”

“《圣经》里的东西会是真的？听起来多少有点……有点……”年轻人像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评价。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实在有些太过离谱？

年轻人又在搔头：“不过我……我还是觉得《圣经》里的故事可信度挺低的。就像‘创世记’里说挪亚单是花在造方舟上的时间就有120年，而他自己的寿命有九百多岁，这未免和人的实际状况差得太远了。”



老人的回答：“《圣经》毕竟不是一种不能被夸张的东西，不可能要求那上面写的都切合实际。但我猜想，也许《圣经》的流传，本意还是要告诉后人些什么，只是那些藏在《圣经》里面的东西，我们这些后人一直都没有找到。”

“会有这样的东西么？会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年轻人无论如何想象不出。

“至于你所说的寿命问题，我倒有些不同的看法。你有没有注意到，传说里有这种寿命的人并不只是挪亚一个，也不是只有在《圣经》里才出现过。”

年轻人“哦”了一声，他也在极力搜索着记忆。

“这种例子其实中国自己就有。《神仙传》中提到的彭祖，活到了八百多岁，这基本和《圣经》里的亚当、挪亚都在一个数量级上。至少说明这种数量级的寿命在隔绝的古代东西方都曾经得到过认同，这或许也不是仅仅用巧合就能轻易解释的。我算了一下，这样的寿命大约相当目前人类正常寿命的12倍左右，这会不会也在暗示着什么？还是因为那个年代里的时间算法根本就和我们现在不同？”

年轻人没有再发问。他确实是看过《神仙传》的，只是很少会想到要把这种古书和《圣经》去联系。

他忽然隐隐感到了一种莫名的触动。

也许不单单因为他记得起那位寿至八百余岁的老祖先。

也许触动还因为他更记得起其中的另一段神秘：

——彭祖在天上飞，日行八万里……

也许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人类不曾了解过的还太多。

也许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人类不曾了解过的本应太多。



也许……

世界，从哪里来？

人，从哪里来？

万物，从哪里来？

你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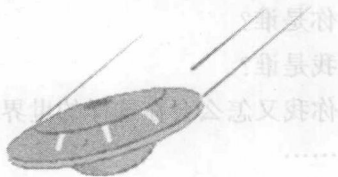
我是谁？

你我又怎么会这样的世界上？

……



一、惊魂



这是一个遥远的空间。

这是一个遥远的年代。

.....

尽管已没有了满眼的硝烟与断壁残垣，但却仍然掩盖不住大战之后的一丝萧索肃杀。

阵雨过后的黄昏终于又晴朗起来。

空气里夹杂着一些泥土的气息，湿漉漉、凉丝丝的，让人多少开始觉得了一些畅快。

夕阳沉沉坠落。红彤彤的云铺在天上。

天，满是红的。

地，满是红的。

天地间的一切，仿佛满是红的，红得像火。

龙镇路旁的花也是红的。

有花盛开。



这是红星球在经历了平叛战争六十年的磨难洗礼后，迎来的第一个花开季节。

花，也红得像火。

轻型军用指挥车飞驰过龙镇的中央大道，停在镇西端一座略显陈旧的庭院前。

骆清风走下车，用手轻轻掸去军装上一抹征尘。

军装，依然崭新，依然挺括。

人，却更瘦削了。

然后他就慢慢走向门前。

庭院、房屋，景物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景物似乎又显得与原来并不相同，或许是战火散尽后更多了一份沧桑的缘故。

骆清风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家的气息了。

红星球上的六十年。

那是整整的 1800 个日夜，也是将近 3 个夏秋冬春。

作为红星球军事联盟的高级研究员，进入平叛战争后的时间里，他只能一门心思地扎在联盟特种战争技术保障实验中心内，也绝不可以离开实验中心半步。

战火笼罩下，家似乎显得很遥远，以至于他可能的确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淡忘了家的存在。

但——

一切已经过去。

就在骆清风隔着那道浅浅的木栅，望见熟悉的庭院时，他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家的人真的非常的幸福。